

张孝全

角色是礼物，不是意义

【文/张晓雯】



花絮 Highlight

11月25日上映的《冲天火》中，张孝全与同组演员都结下了好交情。曾经和郭采洁曾一起担任过台北电影节大使，此次两人第一次搭戏，拍到一半还为郭采洁的唱片《爱造飞鸡》拍摄迷你电影；心有余悸吴彦祖鼻子被打断的事，“假打”了9次最后还是决定来真的；而张若昀对他来说是一个可以“随便乱哈拉”的朋友。

先不要爱情就好了

拍完《谜城》过了半年，林岭东导演约张孝全在上海吃饭，聊起了自己的新计划《飞霜》。第二次合作的契机没有想象中琢磨推敲的回答，反而更像是接受了一个长辈般的朋友共襄盛举的邀请。

当时原名暗喻冤屈的《飞霜》就是现在的《冲天火》，张孝全饰演的卡车司机为拯救患重病的妹妹而不顾一切，甚至不惜卷入一场与财阀、科学家间的新型药品之争。从设定到扮相，都是比较接地气的底层人士。为此，张孝全去问助理家一位做水泥生意的亲戚借来了卡车练习。由于大车的死角更多，开拍时宜兰的道路虽然封了街，两旁的摊贩和迎面走来的演员仍不免让他紧张，过后还有些小骄傲：“会请特技车手先开一遍，再换我开一遍。只能说我技术还算蛮好的。”

《冲天火》中不乏林岭东黄金时期港片的暴力美学，一场在两栋楼顶间跳过去的戏让吊威亚，张孝全却自称不太会做翻滚动作不敢试戏，怕受伤在先。直接来，一条过，还是在落地的那一下被水泥地上锋利的小石块直接磨破了牛仔褲。回想起近两部电影《谜城》和《青田街一号》里同样大量的动作戏，却更为冷酷凌厉的杀手形象，张孝全偏离外界给他的“文艺小生”标签越来越远了——《盛夏光年》《女朋友·男朋友》中“男女通吃”的青春荷尔蒙已成经典，《深夜前的五分钟》《被偷走的那五年》则是更多大陆影迷心中的催泪弹。

对此，张孝全坦言关于转型的些许“刻意”，把原因推给不再偶像的年纪，选择剧本的标准也“简单粗暴”了起来：“先不要爱情就好了。过去拍了太多，现在希望能够试试别的。”如“亲情也可以”，于是就有了去年张艾嘉导演的《念念》，他饰演一位始终无法与父亲达成和解的拳手；如“喜剧也可以”，于是也会有明年大年初一上映的《健忘村》中包着头巾、顶着络腮胡、额头印着个“乙”字的搞笑形象。

某部分的我就是无趣

“我比较没有办法确切回答想跟哪一位导演合作，遇到不同导演、剧组、演员，包括每次看到剧本的时候，都像是今天在过圣诞节，他们是一个个礼物。去思考演什么样的角色对我来说没有意义，当成拆礼物反而比较好玩、惊喜。”只是去推开世界的门，等等看下一个机会与命运会赐予自己什么，这样随意的张孝全，有一种不懂计较的认真。

低调、沉闷、省话，有媒体甚至给出了“访谈毒瘤”这样的title。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，张孝全的生活是有趣的。“我是没有办法一直工作的人，但我这两年有勤奋。”他偷瞄了一眼经纪人，仿佛不觉得一年两部在这个娱乐圈还是太低产了，“演员的能量或者说灵感，就是从生活中来的，戏和戏之间的空档，我绝对需要自己的时间做点什么。”他喜欢滑板、冲浪、打拳、骑机车……通常是和十六七岁就认识的头号好友杨祐宁一起。同行的记者问道：“像你这样的艺人会比较难管理，经纪人头大吗？”只见一旁的经纪人作势搭腔：“我都要流泪了。”不过听不出责备的意思。

不同导演、剧组、演员，包括每次看到剧本的时候，是一个个礼物。去思考演什么样的角色对我来说没有意义，当成拆礼物反而比较好玩、惊喜。



更早些的时候，张孝全还会在微博上分享他喜欢的一切。比如他爱的新西兰摇滚乐队，他和乱弹阿翔、黄小桢这样的独立音乐人的合影，只是更博频率不高，今年初起，甚至已经交给工作人员全权打理，变成日常宣传了。对于那些一直默默收藏着他那些兴趣和品位的粉丝来说，了解真正的张孝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更难了。私下的内涵和台面上的“隐藏”形成了令人略微有些无奈的对比，被问道是否有意想要与公众保持距离时，张孝全先是官腔地给出了标答：“其实也没有”，没过几秒就露出本心：“好吧，就是尽量分开。”

在评价《冲天火》中合作的吴彦祖时，张孝全说他是剧组休息时最爱闹的人：“从男生欣赏男生的角度，我觉得迷人就是这样子。工作上认真、有想法，但私底下还有孩子般的赤子之心。”一边不忘冷幽默：“对了，吴彦祖几岁啊？”

一路看着，我想张孝全也一直是他口中欣赏的人的样子。采访的最后张孝全分享了一个故事：“很久以前，有一个记者访问过我，到最后他是蛮不客气地跟我讲，‘你的保护色好重，为什么要这个样子？我不过是想要一个点，你告诉我一个点，让我去写就好。’”

“可能某部分的我就是讲话无趣吧。”很珍惜他身上这部分的无趣，或许比大部分的有趣都来得更可贵。

